


XUESHENGDUWU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BAIBUWENXUEMINGZHUDAODUCONGSHU



道德与精神的 复活

——《复活》导读

李志农 胡章萍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道德与精神的复活

——《复活》导读

李志农 编著
胡章萍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5 号

道德与精神的复活

——《复活》导读 李志农 胡章萍 编著

责任编辑：胡宇红

责任校对：王立戎 史敏燕 喻小红 左倚丽

装帧设计：王 凌 封面设计：刘 洪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25 字数 91 千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500 册

ISBN7-5408-3096-4/G·2951

全套定价：480.00 元



地址：成都市盐道街三号

邮码：610012

电话：(028) 6672624

编者的话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这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少年而言，实属一大幸事。青少年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培养自己的情操，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扩大自己的见识。

但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应该读些什么作品？尤其是应该如何阅读文学名著呢？

我们这套《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就是为了满足同学们这种阅读需要。

这套丛书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选取了一百部。对每部作品的内容、作者、艺术特色和精彩片断，编著者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评介。

这是一个美的世界。文学大师们那奇特的想象、动人的构思、富有生命激情的抒写，足以把读者带入这如醉如痴的美的世界。

这是一条欣赏美的捷径。我们的编著者用生动而又流畅的语言，细致地介绍了各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勾勒了这些名著的风貌，并且以自身丰富的文学涵养体察了名著中艺术心灵的律动。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捷径，遁入到文学大师那复杂而又动人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

这是一次诱发美的想象的契机。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不是为了纯粹的消遣，也不仅仅是为了好奇，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激发我们的文学创造力。

荷马、屈原、莎士比亚、李白、杜甫、歌德、曹雪芹、泰戈尔、鲁迅等大师的作品，历经岁月

的考验，再一次向新一代青年敞开。这是一种幸福的过程。

许多伟大的心灵，都曾会聚在文学这里，抒情、吟唱、赞美伟大的时代。许多伟大的心灵，都曾运用文学这一武器，为人民鼓与呼，把锋利的笔刺向黑暗的心脏。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这一历史重任理当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

阅读名著，可以体会真正的文学精神。

倾心文学，可以描绘美好的生活。

千万名青年能从这里出发，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编者

1997年2月

目录

- 故事梗概〔1〕
作家生平与创作〔31〕
思想和艺术特色〔62〕
精彩片断〔103〕

故事梗概

当啷一阵响，监狱看守启动铁锁，打开牢房大门，一股比走廊上更加熏人的臭气从门里冲出来。他吆喝了一声：

“玛丝洛娃，过堂去！”

约莫过了两分钟，一个身量不高，乳峰高耸的年轻女人，身穿白衣白裙，外罩一件灰色长囚服，走出牢门，麻利地一转身，站到了看守身旁。她脚下穿双麻布袜子，三角白头巾

遮盖下的脸上泛着那种长期坐监狱的人所特有的苍白色，就像地窖里的土豆芽。就连那双略显宽肥的小手和露在长袍大领口外面的白净而丰满的脖项，也都是那种颜色。在这张脸上，特别是由于它苍白而没有光泽，那对又黑又亮、略带肿胀、但十分水灵的眼睛，就显得格外地惹人，其中有一只略有些斜。她直着身子，挺着丰满的胸脯，到了走廊，略微扬起头来，照直望着看守的眼睛，带有一种准备履行对她的任何要求的神气停在那儿。

玛丝洛娃原来是一个没有嫁过人的女家奴的私生女儿。这个没出嫁的女奴每年都生孩子，而且都按照乡下的习惯，给私生子举行洗礼，然后，当母亲的就不给这个没人要、妨碍干活、不该出生的孩子喂奶，于是这个孩子也就很快饿死了。

就这样死去了五个孩子。第六胎是跟一个过路的茨冈人苟合之后生的，是个女孩，她的命运本来也可以跟前头的几个孩子一样，只是因为凑巧，她母亲的女主人——一个老小姐为着奶油有牛骚味，到牲口棚来责问那些女饲养员，一眼看见那个婴儿，不觉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孩子的教母。于是，她给小孩举行了洗礼，以后又出于对教女的怜惜，还让母亲喝牛奶，小女孩就这样得以活下来。

孩子长到三岁，母亲就病死了。小姑娘在女主人家慢慢长人，成为一个一半是使女，一半是受教养的人，就连她的名字也不上不下，既不叫卡娅卡，也不叫卡琴卡，而是叫卡秋莎。她做针线活，打扫房间，用去污粉擦神像，煮咖啡，还有一些七零八碎洗洗涮涮的事，有时还要陪着女主人，给她们朗读。

照这样一直活到十六岁，卡秋莎竟然爱上了女主人的侄儿，一个大学生、家财豪富的公爵。两年后，这位少年在奔赴前线的途中，顺便到姑母家过了四天，在临行的前夕，诱奸了卡秋莎。最后一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

五个月以后，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怀孕了。从那以后她对工作变得心不在焉，马马虎虎，性格也暴躁起来。女主人对她很不满意，就把她给辞退了。

后来，卡秋莎就到某警察局长家当佣人，在那儿只过了三个月，因为那个五十岁老头子局长动了邪念纠缠她。有一次，他动手动脚，惹得她火了，骂他“蠢货”、“老鬼”，照他胸前猛推一掌，使他摔了个跟头，她因此以粗暴无礼的名义被赶了出来。很快，她就生下一个男孩，被送到育婴堂，据送去的人说，孩子送到那儿就死了。

为了生计，卡秋莎在林务区长家找了一份工作。林务区长和警察局长一样，在卡秋莎上工的第一天就来纠缠她。后来趁机占有了她。有一次林务区长和卡秋莎在房间里，被他老婆发现。结果卡秋莎又被撵了出来。

正当她找不到新的工作时，有一次她来到佣工介绍所，偶然在那里见到一位太太，裸着两条胖圆的胳膊，满戴着戒指和手镯。这位太太给卡秋莎介绍了一个蓄着灰白长头发和灰白胡子的高个子，他是一位作家。第一次，作家便给她二十五卢布。过了几天，又接她去了一次，又给了她二十五个卢布。后来，卡秋莎就搬到作家的公寓去了。

玛丝洛娃（卡秋莎）住在作家租的寓所时，又爱上了同院住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店员答应跟她结婚，可是后来竟不辞而别，明摆着把她给抛弃了。

就在玛丝洛娃处境十分窘迫的时候，一个专门替妓院物色姑娘拉皮条的女人找上了她。

玛丝洛娃选择了这个法律明文批准，报酬丰厚、经常与人苟合的位置，这样生活有保障，又安定，而且合法。她还想借此对那些给她造成不幸的人：那个诱奸者和那个店员，以及其他的人实行报复。

玛丝洛娃就这样生活了七年。在这期间，她换了两家娼馆，住过一次医院。在她沦人烟花的第七年，发生了一场事故，为此她锒铛入狱，和犯有谋杀和偷窃案的女犯混在一起，度过了六个月的铁窗生活，如今就要被带上法庭受审了。

正当玛丝洛娃随着押解兵长途跋涉，向着地方法院走近的时候，她那教母的侄儿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也就是那个曾经诱奸过她的那个人，还在高高的、铺着鸭绒褥垫的弹簧床上躺着，抽着烟卷。想着今天要做的事和昨晚所做的事。

他的女管家彼得罗夫娜交给他一封信，聂赫留朵夫把这封香气扑鼻的信打开，读了起来。

为了实践本人所承担的为您保存记忆的义务，我现在就要提醒您注意，今天是四月二十八号，您务须到法院去出席陪审……昨晚您刚刚离去，我才想起来。您现在可别忘了。

公爵小姐 M·柯尔察金娜

聂赫留朵夫眉头锁了起来。这张便笺是两个月来柯尔察金娜公爵小姐费尽心机在他身上施加影响的继续，以便将他

和她愈来愈紧地拴在一起。而聂赫留朵夫在婚姻大事上却举棋不定，这倒不是由于他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并抛弃了她，这件事他已忘得干干净净。原因在于正在这同一时候他和另一个有夫之妇发生了关系，尽管这一关系现在被他单方面断绝了，但女方却并不认为情丝已断。这个女人是某县首席贵族的妻子。

当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的走廊上已经开始了紧张的活动。

那间不大的陪审员休息室里，已经有了十来个各种类型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通着姓名。

聂赫留朵夫虽然来迟了，但还需要久候。因为有一名法庭审判官现在还未到，审判只好推迟。

法庭庭长一早就来了。这是个高个子、大块头，留着一大把灰白连鬓胡子的人。他虽然是个有妇之夫，但过着十分放荡的生活，跟他的妻子一样。他们彼此并水不犯河水。今天早晨他收到去年夏天在他们家当过家庭教师、现在要从南方到彼得堡去的瑞士女人的字条，说下午三点她在本城的“意大利”旅馆等他。所以他希望今天的审判早开始，早散场。

“今天，先办哪桩案子？”庭长问。

“我看，先审毒杀案吧。”书记官好像漫不经心地说。

“好，就毒杀案吧。”庭长盘算，这桩案子可能在四点以前审完，完了就走。

这次审判会的副检察官是布列威，他昨晚通宵没有睡觉。

他们一伙人给一个同僚饯行，大吃大喝，玩到深夜两点，然后又去嫖女人，去的地方正好是六个月前玛丝洛娃呆过的那个妓馆，因而关于毒杀案的案卷，他恰恰没有来得及读过，现在他想匆匆溜看一遍。

在陪审员入席后一会儿，法庭值勤官就侧着身子走到高台中央，提高嗓门大声宣布：

“现在开庭！”

大家站了起来，法官也都走了出来，同法官一块出来的还有副检察官。这位副检察官还是第四次办理起诉的事情，他是个虚荣心很强，急切想往上爬的角色，因而认为凡是经他起诉的案子，就非达到判罪的目的不可。关于毒杀案的情由，他已经得知大概，并已拟好发言提纲。

“您姓什么？小名叫什么？”庭长问。

“人家照我母亲登记成玛丝洛娃。”

“是什么身份呢？”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是东正教。”

“什么职业？做什么工作呀？”

玛丝洛娃不作声。

“您做什么工作呢？”庭长又重复了一句。

“在院里来着。”她说。

“什么院呀？”另一位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道。

“您知道是什么院。”玛丝洛娃说着，淡淡地一笑，很快

地向周围扫视了一眼，立即又照望着庭长。

法庭上的宁静终于被听众席上什么人的笑声所打破，有人发出了嘘声。

聂赫留朵夫已确信无疑地看出了，这就是那个他曾经一度爱过而后再抛弃了的使女兼养女的姑娘。原来一向以正派自居的他，不但不正派，而且公然无耻地污辱了这个女人。他望着玛丝洛娃心里进行着复杂而痛苦的活动。

书记官站起来，开始宣读起诉书。起诉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案查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玛甫里塔尼亚旅店有旅客库尔干二等商人费拉朋特·叶米里扬诺维奇·斯梅里科夫者暴亡。

经当地警局医官验明，斯某系酒精饮料用量过度，引起心脏破裂致死，尸体业已掩埋。

数日之后，斯某的友人提出疑议，声称斯某系有人蓄谋窃取钱财而投毒致死云云。

此疑议经案前侦查，得到证实。兹据以立案如下：（一）斯梅里科夫死前不久曾从银行提款三千八百银卢布，但死者钱财实存三百一十二卢布十六戈比。（二）斯某亡故前一日，与玛丝洛娃一起在妓院和旅馆度过一昼夜。（三）妓女柳包芙（玛丝洛娃）在旅馆茶役卡尔青金授意下，将混有白色粉末的白兰地酒一杯交给斯某喝下。（四）翌晨，柳包芙将一枚原为斯某所有、据称已赠她的钻石戒指售与其主人、妓院鸨母、本案见证人基塔耶娃。（五）旅馆茶役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在斯某亡故之次日至当地银行将一千八百银卢布存入本人活期

存折内。

经法院检验，解剖斯某之遗体，确证斯某系毒害致死。

作为被传讯之玛丝洛娃、包奇科娃、卡尔青金均不承认犯罪。据玛丝洛娃称，她只是遵从斯某箱子里取出四十卢布。取钱之时，包奇科娃、卡尔青金均在场。给斯某掺有药粉的白兰地确有此事，她原以为粉末是安眠药，想借以使商人人睡，自己好及早脱身。戒指系斯梅里科夫殴打她，她哭闹要离去时，斯亲手所赠。

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供称，她对银钱失窃事一无所知。她未进入过商人房间。如商人果有失窃，则系柳包芙一人所为。”

玛丝洛娃听到这里，全身一震，张开嘴回头看了看包奇科娃。书记官又继续念：“当追问包奇科娃一千八百银卢布存款从何而来时，她声称，此款是她与西蒙·卡尔青金十二年来工作所得，她打算嫁给西蒙。而卡尔青金在其第一次口供中原已承认，与玛丝洛娃、包奇科娃一起窃取银钱，并分赃”。听到这里玛丝洛娃又哆嗦一下，甚至从座位上蹦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正要说什么。书记官又念了起来：“最后，卡尔青金承认，确曾授予玛丝洛娃药粉，催商人人睡；但在复述其口供时，却又否认曾经参与偷钱和交给玛丝洛娃药粉一节，将全部责任推给玛丝洛娃一人。”

起诉书接下去是各方对质的记录，见证人的证词，鉴定人的意见等等。

起诉书结束语如下：

“……将农民卡尔青金、小市民包奇科娃及小市民玛丝洛娃提交给地方法庭会同陪审员进行审判。”

起诉书念完以后，庭长和法官磋商了一番，当即转过身来对卡尔青金说：

“您知罪不知罪！”

“根本没的事，我只是……”

“且慢解释。您承不承认自己有罪？”庭长不紧不慢但语气强硬地重复问道。

“我不可能做这种事，因为……”

法庭值勤官跑到卡尔青金面前，把他制止住。

庭长此时的神气表明事情已告一段落，然后又转向叶夫菲米娅·包奇科娃。

“您伙同卡尔青金、玛丝洛娃偷了商人的钱，又给商人喝了毒酒，使他中毒身死。您知不知罪？”

“我没有任何罪，我连那间房子都没进去过，既然这个骚货进去过，那就准是她干的。”

“您等会再解释，”庭长仍然软中有硬地说道：“那么您是不承认犯过这样的罪行啰？”

“我既没有偷过钱，也没有给人喝过毒酒，我也没到过那间屋子里去。假如我进去了，我会把她撵出来的。”

“您不承认自己有罪是不是？”

“我决不承认。”

“那很好。”

“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庭长开始转向第三名被告，“您从商人箱子里窃取现金及戒指一枚，并且将赃物瓜分，您还给商人喝了毒酒，使他丧命。您承认自己的罪行吗？”

“我没有什么罪，”她很快地说着，“我原先怎么说，现在

还怎么说，我就是没有拿，没有拿，我什么也没有拿，戒指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您不承认自己犯过偷窃两千五百卢布现金的罪行吗？”

“我说过，除了四十卢布，我什么也没拿。”

“那么，您给商人酒里掺了药粉，这您知罪不知罪呢？”

“这我承认。不过，我以为那是催眠药，吃了没有什么关系，我决没有别的用心。”

“很好，”庭长说道，显然很满意所取得的结果，“那就请您说说，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吧。”

玛丝洛娃望着庭长沉默不语。

“您就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怎么回事？”玛丝洛娃忽然很快地说了起来……

“我完全说完了，”她说，叹了一口气，坐下来。

庭长宣布审判暂停十分钟，匆匆站起身来，走出了审判厅。庭长左边的那个法官胃有点不舒服，想要给自己做做按摩，喝点药水。他就把这事告诉了庭长，休息的决定就是根据他的要求作出的。

陪审员、律师、见证人都随着法官站起来，怀着一种已经部分完成了一桩重大事情的轻松感，开始到各处活动活动。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厅，来到陪审员休息室，靠着窗口坐下来，与玛丝洛娃相识的日子又浮现在眼前。

审判又重新开始。但是，好像故意跟谁为难似的，审判拖得很长……

最后，审判长拿着一张纸，宣读起来：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奉皇帝陛下旨意，本地方法院兹判决如下：农民西蒙·卡尔青金，现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现年二十七岁，均褫夺公权，发配作苦役劳动。卡尔青金八年，玛丝洛娃四年；小市民叶甫菲米雅·包奇科娃，现年四十三岁，褫夺其个人、按社会地位所赋予之一切特殊权利及优抚，监禁三年。本案诉讼费用概由各被告均摊，如被告无力负担，则由国库支付。有关本案物证一律变卖，指环追回，酒瓶销毁。”

卡尔青金站着，照旧身子板直，两个巴掌紧贴裤腿，腮帮子蠕动着。包奇科娃显得泰然自若。玛丝洛娃听了判决之后，脸涨得绯红。

“我没有罪，没有罪呀！”她忽然大叫起来，哄动了整个大厅，“冤枉啦！我没有犯罪，我说的是真话呀！”她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号啕大哭起来。

“不行，不能让案子就这样了结，”聂赫留朵夫自言自语地咕噜了一句，完全忘了他那种恶劣的感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急忙向走廊奔去，想要再看她一眼。他也顾不得自己的举动惹人注意，只管加快步伐，紧紧追赶，一直跑到她的前头才停下来。她已不再大哭，只一味地抽抽搭搭。看了她一眼，他又匆匆地往回走，想找庭长，但庭长已经走了。

聂赫留朵夫追到号房才把他找到。

“庭长先生，”聂赫留朵夫上前说道，“我可以跟您谈谈刚才裁决的那桩案子吗？我是陪审员。”

“哦，怎么不行呢？聂赫留朵夫公爵吗？很高兴，我们已